

借

□ 流云

小时候,有一天我看家里以前拍的照片,感叹说家里有个照相机多好!我妈支支吾吾,我爸说:“以前有,后来叫你舅舅借走了,再没还回来。”我当时小,还问:“怎么可以这样?那以后不要借给他们东西了。”我妈训斥我:“那怎么行?那可是我弟。”

过了两年,我舅舅跑来说:“我和我姑娘要去海边,借个望远镜给我。”用的还是略带命令的语气。我大吼一嗓子:“不行!”我妈就问:“你还要用它干啥啊?”我一时说不出个什么,就眼睁睁看着我舅带着望远镜离开了。

再后来有一天,我爸要领我去海边,翻箱倒柜找不到望远镜。我提醒了一句,我爸当时就无奈了:“肯定要不回来了。”

我跑舅舅家向他要,我舅瞪大了眼睛:“我啥时候借你家望远镜了?”我说:“就一年前。”我舅到我家,跟我爸说:“我真没借你家望远镜啊!我借没借我不知道啊!”我爸就很无奈,摆摆手让他走了。当天晚上我们把这事告诉我妈,我妈还是那句“他是我弟啊”。

我当时真的怪我爸——怎么就不敢直说呢?后来我才知道,有些事,只能看透不说透。

我爸当时月薪也就1000多块,买相机和望远镜肯定下了很大决心,就这么全没了。

之后舅舅还是不停地来借东西。大到饮水机、榨汁机,小到碟子、梳子、洗头膏,啥都能借,也从没还过。

这期间我长大了。

又一回舅舅借走了我家的扳手,说是修门。刚好我家门也坏了,我妈让我去问他扳手用没用完。我去了然后他说没用完。然后我家就虚掩着门过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我怒气冲冲去问:“扳手用完没有?”舅舅还没起床,舅妈说:“你这小孩怎么这样啊,借你个破扳手,来要了一遍又一遍……”(声音超大分贝)

我就转身回家了,并发现他家街门已经修好了。嗯,修好了也不还。

回家说了情况,我妈说:“她是你舅妈……做人要善良。他家没有,我们家没有,不应该借嘛?”

我就点点头,没说什么。

结局就是我爸到我奶奶家拿了一个扳手修好了门。后来去舅舅家的时候,我发现扳手都生锈了,也没还给我家。

今年去舅舅家拜年那天,我看着他桌上我家的茶壶。当初他跟我爸说“招待客人,茶壶不够用”借走的,现在成他家的了,用来招待我。

当时很多人,我突然站起来:“舅舅,我家茶壶原来在你这啊。”

他一下就慌了:“啊?是啊,借完了没来得及还……”

我走过去端起茶壶,说:“没关系啊,我自己拿回家就行了。”然后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,把茶壶里剩茶倒了,又“发现”了窗台上生锈的我家扳手(舅舅借了以后一直放在那儿),我就带上茶壶和扳手回家了。

不想再忍了。

我就想说,生命中总得经历形形色色的人,以便让我们变得更好。



我断家务事

□ 陆琴华

母亲八十四岁了,自从正月初三被查出肺癌,每个月都要去省城化疗一次。

以前无论母亲从县医院住院出来,还是从省城医院住院出来,都是被二姐接到她家里住的。我们姐弟几个,有的在乡下,有的在城里。住在乡下的也有出去打工的,比如小弟一家;住在城里的,比如我就常年在千里之外的民办学校上班。二姐是公务员,几年前退休了,负起照料母亲的重任。至于医药费都是我和小弟两人均摊,因为其他他弟手里没钱,叫他们分摊,最后也是嘴抹石灰——白说。当然,我和小弟商量好了,每个月每人还要拿出一千块钱给二姐,作为对她照顾母亲的回报。这样,二姐满意,其他几个弟弟也没有什么说的,几个月下来,里里外外,一大家子和和气气,相安无事。在外教书的我也是一脸的平静和坦然。

一天,在家里的妻子打来电话对我说:“妈妈被奎如接回去了。”奎如是我小弟媳妇。原来,小弟媳妇觉得我们两家既要负担母亲的医药费,每个月还要给二姐一千块钱,觉得承受不了。

我辞去原单位工作已经二十年了,南下浙江温州,北上辽宁葫芦岛,辗转多个民办学校任教,虽然没有挤进土豪的阶层,可是手里还有点积蓄。在步行街做小吃的妻子,辛苦是辛苦,每个月收入也还可以的。我们承担母亲的医药费,以及每个月给二姐一千块钱,不大影响家庭的生活。

小弟一家四口都在南方打工,也就是

小弟做一名花工,小弟媳妇就在某单位餐厅给人洗盘子。别看这洗盘子活不咋样,每天的油水可不少,也就是小弟媳妇把吃剩下的饭菜打包带出去,卖给那些在工地上干活的民工,每天还可以有几十块到上百块钱的收入。因为很多时候整盘菜几乎没人动过筷子,便宜卖给民工,他们都乐呵呵的。十几年了,小弟媳妇从中揩到不少这样的油水。谁知后来,也就是前不久,负责餐厅的干部换人了,人员也进行大换血,这样小弟媳妇下岗了。小弟一个月一天不落地做花工才四千元。到了盛夏,小弟冒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在花圃里穿梭,大有在烈日下“一边干活一边发烧”的架势。小弟媳妇就感叹:挣钱太难,拿不出一千块钱给二姐,还是自己来照顾吧。小弟媳妇还说,母亲的医药费我们两家均摊就算了,照顾出院的母亲应该由其他他弟几个来负责,不然,太不公平了。

小弟媳妇的话,不是没有道理。说真的,我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二姐,因为二姐心细,会变着法子照顾母亲。于是在外地的我联系二姐说:“妈给奎如带回去的时间,我仍然跟过去一样,每月给你一千块钱。”

清官难断家务事,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,稍微动一动就有可能伤害彼此之间的亲情。母亲病了,我的态度是:有钱出钱,没钱出力,不想出钱也不想出力的,只要不无事生非也行。

没有哪方异议,事情解决了。

不计成本的爱

□ 佟才录

盛夏,一个清凌凌的早晨,父母起了个大早,趁着天凉快去了自留地。那里种着自家吃的黏玉米和各式蔬菜。

父亲选美似的扫视着斜立在玉米秸上的黏玉米棒,用手把选中的黏玉米棒的青皮抠开一个小豁口,然后用手指甲轻掐一下,观测黏玉米粒儿冒出来的浆液,从而判断选择出那些老嫩适中的黏玉米棒,掰下来,这样的黏玉米煮出来才鲜香、可口。

父亲把掰下的半袋黏玉米棒甩上肩膀,扛着钻出了黏玉米地。这时,母亲也采摘好了各式各样的蔬菜,正一边捶着腰一边抹着额头的汗。它们一样一样被装进袋子,然后统统被父亲搬到停在地头儿的小推车上带回家。

吃完早饭,父亲到街上叫来一辆出租车,把大袋小袋统统装进出租车的后备箱。父母穿戴一新,猫腰闪进车里,一脸喜

悦一身轻松地进城给妹妹送菜去了。

妹妹大学毕业,在城里找了工作,后来又嫁人生子,在城里落地生根。从我家到城里有30多公里,车程大概40分钟。其实,妹妹家的生活条件很好,父母每次给妹妹家送菜,妹妹总是怪他们大老远跑来瞎折腾,这些菜的价钱还不够打的费……

妹妹来乡下看望父母。我女儿和姑姑亲,她拉着姑姑的手,向姑姑炫耀她写的作文。女儿的那篇题目叫《我的傻爷爷奶奶》,被老师打了个优等,当做范文在课堂上诵读,内容写的就是父母打出租车进城送菜的事。女儿的老师在评语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:唯有父母对子女的爱,才不会计较爱的成本。

我们还不如孩子,她读懂了父母的心:为了女儿一家人的健康,父母才不管送菜的成本是大是小呢。

我还是我

□ 唐学丰

70岁以上的老人,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。我怀揣户口簿、身份证、二寸半身照,来到公交公司窗口办理“长寿卡”,把证照递给了服务小姐,小姐看看照片,眯着眼睛瞅瞅我,又与旁边的小姐咬咬牙,鬼鬼祟祟地议论了一番,如是者犹豫不决,启齿问道:“这是你吗?”

我爱好摄影,给人家照相比较讲究,拍得尚好,但对自己照片上的形象不大在乎,办理证件随手拿了一张,有时甚至拿着泛黄的照片,总认为此类照片,无非作个身份证明。可今天遇到麻烦了,好像成了嫌疑犯。难怪小姐口气含混、存疑虑。我也心头来了急火。

我指着照片,对小姐说:你再细致瞧瞧我,这张照片是15年前的我,绝对不是冒牌货,是岁月无情,让我变老了。但是,我还是我,错不了。

小姐红着脸,给我办了长寿卡,最后还是不放心的说:“明年年审时,换张照片,否则驾驶员见了不让上车的。”

真的不让我上车吗?我手持长寿卡,来到了公交站,拉着扶手上了车,感应器里发出“长寿卡”的语音,司机笑脸相迎,年轻人热情招呼,主动让座,我顺顺当当回了家。回到家的感觉相当好,老伴问我,你高兴哈?我问老伴:“长寿卡上的照片像谁?”她看了看说:“废话,当然像你,就是老了一点,还是那么风光,永远像你。”

又有一次。那是2010年9月。我看到一家报纸号召“晒晒当年甜蜜照”,我是军人出身,写了《结婚党把关》短文,连同结婚照,一并发过去,不久被刊用了。

我拿着报纸,到社区居委会,请两个年轻的姑娘看看,验证一下“我还是我吗?”她们看到这张结婚照,赞美不绝。我问她们是谁?都说不知道。我心里一愣,再请她们看看,看了好一阵子,还是没有人看出来。看来我不“像”我了,我也不是我了。她们说:“唐伯伯叫我们看,其中必有奥妙”,看啊看啊,终于看到我和老伴的名字,她俩捧腹大笑,惊喜不已。喔!伯伯,你们老两口啊!高兴之余。再看照片,看看我的脸庞、眼睛、鼻梁,异口同声地说,像!像!像!我说:“尽管岁月磨炼,老气横秋,我还是我!”

有一句“老”的谣谚:“五十风光光,六十退休休,七十平平常常,八十西下夕阳”。人老了,如同天之黄昏,秋之枫叶,离天越远,离地越近,这是自然规律。我们老了,既要服老,更要不怕老,面对现实,放平心态,活着就好。“我还是我”,力求“年高有德”,有何不好!



昂贵早饭

□ 冯大巨

刚上大学的时候,特别想买个笔记本电脑。放假回家在家里,有天早上,破天荒早起做了一些早饭,我爸疑惑,然后警惕地看着我,问:“这顿饭多少钱?”

